

小白与小灰

胡 铭

以前我喜欢养鸟雀,如鸚鵡、金翅、芙蓉等,也喜欢逛花鸟市场,听鸟的叫声,观鸟的神态。我只是单纯的爱好,并不在行。

女儿很小的时候,我常带她去花鸟市场,面对各种各样且五颜六色的鸟雀,她认真观察,甚至近乎发呆,也不知她脑子里在想什么。我问:“要不要买一只?”她摇摇头。离开时,她还不忘回头再望一眼。

一天妻子拎着一方形竹鸟笼回家,里面两只鸟雀,一白一灰,形态娇小,连同尾巴加起来也不足两寸长,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小的鸟。它有着可爱的模样,尖尖的小嘴巴,圆溜溜的小眼睛,翘翘的短尾巴,尤其那一身光滑顺滑的纯色毛,更是吸引人。

女儿一进门便看见窗台上的鸟雀,急忙放下书包,冲了过去。她取下鸟笼放在桌上,跟着小鸟打转,还将手指伸进笼中逗它玩耍。“我给它们取个名字吧,就叫小白和小灰。”女儿乐滋滋地说道。看来她已把小鸟视为家庭成员了。

小鸟很精神,整天蹦蹦跳跳的,插在笼子中间的一根木棍,是它们的运动器材。鸟儿时而相互打闹,啄啄对方,时而又紧紧依偎在一起,甜蜜温馨。睡觉时闭着双眼,稳稳地伏在小棍子上,稍有动静,立马警觉地昂起头左右察看。

一根根细竹的组合,分隔成两个世界,一尺见方的空间,那是鸟儿自己的天地。小鸟想,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多大?或许这一对小鸟从出生时始,就处于笼中,不过倒也渐渐习惯了这一生活模式,但飞翔的天性不会泯灭,小白与小灰还是快乐地在笼中舞来舞去,翅膀刚一抖开,即到达了不是目的地的终点。

清晨,小鸟喉咙大开,吐出清脆的叫声,开始新一天的生活。它们的吃喝全由女儿操心,每天定时定量喂食,不能多也不能少。女儿天天对着小鸟言语,小鸟侧头斜望着她,那样子就像能听懂人话似的。

时间一久,女儿与小鸟成了朋友,也在它们身上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。妻子见状不乐意了,这该多耽误学习啊,后悔不该买这对鸟雀。她一再责备孩子,还是未见明显好转。

一个星期天的上午,妻子骂咧咧地催女儿做作业,女儿答应得挺爽快,身子却一动不动,依然留在小鸟旁边,最后跟妈妈顶起了嘴。突然,



孕育 李陶 摄

妻子气冲冲地一把拽开她,抄起鸟笼狠狠砸到地上。受到惊吓的小鸟,凄厉嘶鸣。鸟笼的门在撞击中被打开,乱蹿的小鸟拍着翅膀顺势钻了出来,在房间上方兜了两圈。女儿当时懵了,撇着嘴傻傻地站在那儿,等她反应过来时,小鸟已落在客厅窗台上,眼睛盯着屋内,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我们不敢上前,怕惊扰它,静悄悄地期待它们飞回来。

越过一扇打开的窗户,小鸟已经身处自由的境地了,可它们并没有急于离开,而是在防盗网的栏杆上来回游荡。女儿捡起空空的鸟笼,妻子打扫完散落一地的鸟食,抬头一看,鸟儿居然还在眼前。十分钟过去了,二十分钟过去了,鸟儿依旧在窗外戏耍,即将别离这个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,它或许有些不舍。几声响亮的鸣叫,打破了寂静,小鸟向着阳光展翅飞去,女儿趴在窗沿上,目光紧紧追逐那远去的小鸟身影。看不见鸟儿了,女儿落下了泪。

两天之后下了一场大雨,女儿嘀咕:“不知小白和小灰可淋湿了?”

“大自然才是小鸟真正的家。小孩长大以后也像鸟儿一样,放飞出去,寻找更大的空间。”郁闷的女儿听着妈妈的一席话,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我想起老岳父曾经养过的那只画眉鸟,一次偶然从笼子里跑出来,飞到对面的大树上,久久不曾离去。意想不到的,第二天它竟飞了回来。岳父故意在阳台上洒了些食物,画眉饱餐一顿,又盘旋而去。

世上有情的不仅仅是人,也包括动物,无论它是大还是小。

二十年过去了,我竟一直不知道这小鸟是什么品种,不过记得小白与小灰的名字以及它们的故事,也就足矣。

黄梅声声入梦来

殷德平

我出生于苏北里下河地区,从小是听着淮剧长大的,第一次接触黄梅戏是1979年上初二的时候。那时,黄梅戏戏曲电影《天仙配》解禁不久,有一天晚上邻村放映此片,等我们晚饭之后赶了几里地,到达邻村村部的时候,广场上已黑压压一片全是人,甚至连银幕的背面也站满了人。广场附近的草垛上,周边大树的枝丫上,也都坐上了人。我们几个小伙伴,仗着个小小,在人缝里挨挨挤挤,总算找到地方站下脚跟。电影开始放映了,引人入胜的剧情、优美动人的旋律、出神入化的表演,很快就吸引住了大家。大概放映到一半的时候,一场大雨不期而至。以往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烂熟于心的影片时,遇到这种情况,观众早就一哄而散,但那天放映员打着伞护住放映机继续放映,场上观众纹丝不动。《天仙配》看完了,我们也都成了落汤鸡。

从第二天起,《天仙配》就成了同学们经常谈论的话题。那时学校校舍正在维修,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一间狭长的村办厂上课,厂房从前到后大概20米,老师在前面讲课,后面同学的小动作有时实在难以察觉。我和一个姓张的同学坐在后排,我们经常在课堂上嬉戏玩闹。有一天,不知同桌从何处得到一本油印的《天仙配》戏曲唱词全集,我们喜不自禁,在课堂上照着唱词一句一句学唱,正唱到得意处,猛然觉得教室里寂静无声,头一抬,只见老师怒目圆睁站在我们面前。

后来又陆续看了两部黄梅戏电影,《牛郎织女》和《女驸马》,自然也是喜爱得不行,尤其是那段“谁料皇榜中状元”,人人都能哼唱几句。这三部戏的女主角演员都是黄梅戏大师严凤英老师,因戏及人,我又对严凤英老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收集了许多有关她的资料。1988年,《严凤英》电视剧播出,我更是从头至尾,一集不落,由此了解到她苦难的身世、曲折的经历、精湛的艺术、璀璨的成就和短暂的一生,为她惋惜,为她哀叹。从此以后,我时时处处关注黄梅戏的有关消息,对黄梅戏名角如黄新德、马兰、吴琼、韩再芬和杨俊等老师如数家珍。2008年,我在一所民办职业学校兼任校长,曾带领几位中层干部进行过一次考察,其中一站就是来到黄梅戏的故乡——安庆。晚饭之后,漫步江边,大街小巷,声声黄梅调里夹杂着清凉的江风,沁人心脾。

2014年,我担任扬州戏曲园(艺校改扩建)工程项目负责人,在方案设计阶段,为了使项目不仅能满足扬州几家专业院团办公、排练、演出的需要,更能体现项目的主体特点、满足艺校教育教学的需要,不仅要兼顾各艺术门类的教学需求,更要突出戏曲教学的亮点,我们决定进行一次同类学校的考察和调研。第一站,我们选择了位于安庆的安徽省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,这所学校坐落于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脚下,夹在安庆师范学院和安庆医药高专之间,于古色古香中,传递出守正创新的气息;于水色山光中,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黄梅戏人才。那时我刚刚从事戏曲教学管理不久,黄梅戏学院的功能格局、场所分布、建筑层高、施工工艺等等都给了我很多启示,为扬州戏曲园的设计提供了很多参考。当时带队的领导之一,是时任扬州文广新局副局长、著名扬州表演艺术家、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政成,它与韩再芬老师都是中国文联梅花奖艺术团的成员。韩老师听说他带队来到安庆,虽然人在外地演出,特地指示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同志晚上接待我们。晚宴之后,又安排我们来到“再芬黄梅公馆”小剧场,欣赏了一台精短的黄梅小戏。它通过主持人的娓娓介绍和经典黄梅折子戏的演绎,让我们对黄梅戏的起步发源、行腔特点、流派特色、艺术成就,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。我觉得这种容纳量不足百人的剧场氛围,别具一格的座椅布局,短小轻松的表现形式,于市场是一种创新,于观众是一种享受,于艺术是一种拓展。在后来扬州戏曲园设计中,我们也借鉴了这种形式,不仅设计了一个大剧场,也设计了一个小剧场。

在全国270多个剧种中,黄梅戏因其委婉清新的唱腔、轻松欢快的表演、平民生活的气息,早已走出安庆,走出安徽,走向全国,如今已经位列全国五大剧种之列。每晚临睡前听一段黄梅戏,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黄梅声声入梦来,迎接晨光照窗台,这样的生活很有滋味。

